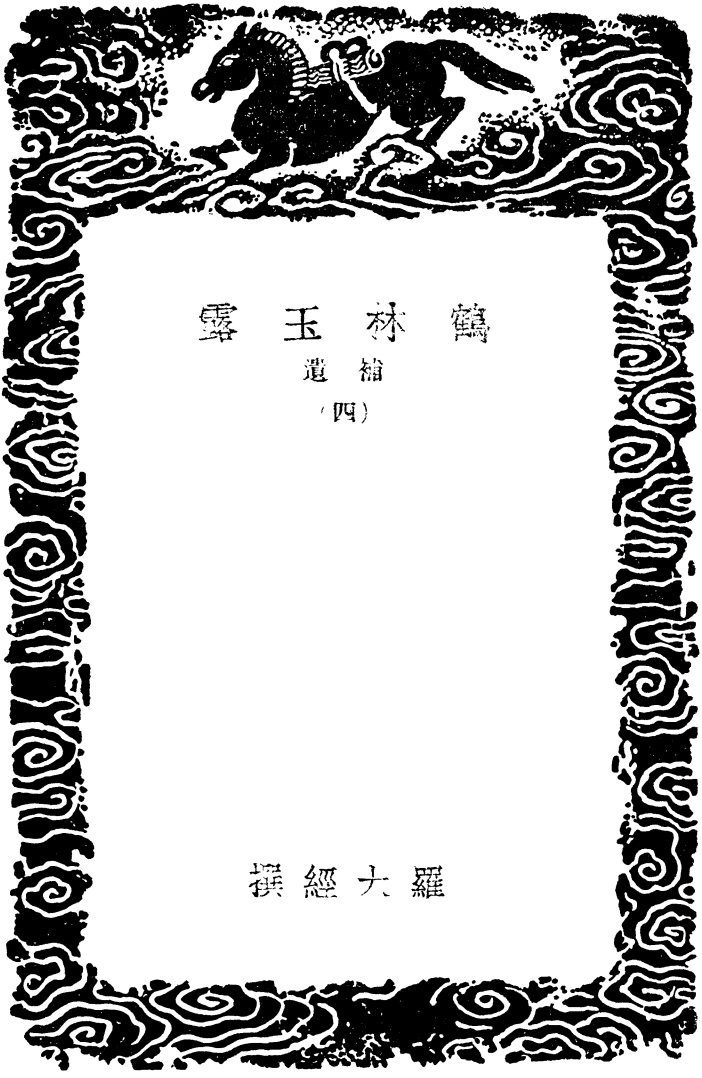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補遺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鶴林玉露

遺補

（四）

羅大經撰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舉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去貴以厚積釁

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閔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讞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

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長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眞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動德如韓魏公。荊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荊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

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怛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眞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詬悔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

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卽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爲諛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

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巉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巉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菴乞斬秦檜得貶。瀘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貶安遠幸。瀘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祕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

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牓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悬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霞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顙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

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提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譎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矣□□在范睢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淸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

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背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贊瓠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瓠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鄒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牓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鄒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卽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眞非耿李所能也。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爲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

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嘉定間當國者憚眞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温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衞盧祖擧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旣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擧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誥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擧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旣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李勤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

載勤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勤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刳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爲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勤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倖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雅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雅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蹲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謂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

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淚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檃括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爲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伬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伬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聞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卽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安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

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羣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其將趨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閤門察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衞。起居郎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禫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閤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閤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調逐忠定矣。

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靳春縣君祝氏。可封衞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窾間。狙伺隱慝。

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譴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兜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曉曉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嗾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爲己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秖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鄒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幕客杜子埜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琪劉錡王燮成閔李顯忠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

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邊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尙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夤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數燈火讀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鶴琴公去有芒鞵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眞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旣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賴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嘗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齋誠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韈。左氏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衞侯怒其無禮。如簠簋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尙不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屈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斷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魯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着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眞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

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考功、官銜。盛山、地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朮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己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跋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

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徽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眞猶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訒訑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麵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

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刼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望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殷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荊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

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眞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衞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

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鄫。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爲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嘻嘻。皆爲利來。音醯。吁。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顓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

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爲哉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療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竪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翛然不爲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

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眞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嵓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荊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

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叅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翺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洽洽而北出。山巃巃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眞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敍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穎於破筐中得韓文數册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

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卽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槥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旣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鍔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僕羅兒矣。僕羅、俗言

猶也。歐史閒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瑣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與。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

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許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旰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鹵頗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灘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喬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椽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泰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幷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温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温太眞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閒詩閒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韙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

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雁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荊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銓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吾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

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謝艮齋爲文昌進士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安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衞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

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綵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莢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嗚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眙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

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旣簒。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懽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荊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

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質責虞丞相幷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幷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幷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幷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千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

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嶪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麽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沙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補遺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爲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唐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洒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日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勉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徧不如寫一徧今以賜卿望學之勤如此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此倒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蘢蘢亦此類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

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爲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在幕中晉專行姑息知軍

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爲自解之辭。

左氏傳鞌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爲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人盡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册。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于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爲。問使者爲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遣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賢。鑄銅爲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嘗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桓溫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摻撾。及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爲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卿亦頗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凄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別墅。眞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鵲崙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酋。荊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殘虜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爾。要之吳晉乃天幸。宋朝眞天助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必刼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木數十萬衆。刼寨之力也。守城不刼寨。是守死爾。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大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鄭注召對浴堂門。彗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 ※昭昭如此。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之。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吾郡陳國材詩云。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胡澹菴爲師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爲張無垢制友之服。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之士見燭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册。兼得通宵。蓋亦不禁懷挾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鶴林玉露

補遺四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羅大經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費範九）

G一七二九上

版權所有